

 《中国语学文库》 总主编：邢福义

皖南方音史及《字汇》研究

A study on Wannan dialect history and *Zihui*

高永安◎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语文文库》

总主编：邢福义

副总主编：汪国胜 朱 斌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金资助）项目
成果。项目批准号：15XNI012。

皖南方音史及《字汇》研究

高永安◎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皖南方音史及《字汇》研究 / 高永安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7.4
ISBN 978-7-5192-2838-5

I . ①皖… II . ①高… III . ①江淮方言—语言史—
研究—皖南地区 IV . ① H1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2100 号

书 名	皖南方音史及《字汇》研究 WANNAN FANGYINSHI JI ZIHUI YANJIU
著 者	高永安
责任编辑	宋 焱
装帧设计	黑眼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 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60408
网 址	http:// www.gdst.com.cn
邮 箱	wpc_gdst@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2838-5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唐之前的皖南方音概况	001
第一节 皖南早期的历史	001
第二节 周兴嗣与六朝皖南方音	004
第二章 唐五代皖南方音	011
第一节 杜荀鹤诗用韵	012
第二节 张乔诗歌用韵	016
第三节 唐代池州文人诗文用韵	020
第四节 刘长卿、许棠等唐五代皖南诗人用韵	023
第三章 宋代徽州方音	036
第一节 方岳诗词用韵	036
第二节 罗愿《尔雅翼》反映的语音状况	048
第四章 宋代宣城方音——张孝祥词用韵考	063
第五章 明末徽州方音	077
第一节 明末徽州话声母特点	079

第二节 明末徽州话韵母特点	083
第三节 明末徽州学者程元初的古音分部	090
第六章 明代宣城方音	098
第一节 《元声韵学大成》音系	098
第二节 《韵通》音系	110
第三节 明末宣城诗人用韵考	123
第七章 清代皖南方音	138
第一节 宣城方言声调的早期形式	138
第八章 《字汇》音切研究	150
第一节 《字汇》音切的来源	150
第二节 从《字汇》音切的来源论字书、韵书音切比较的方法	160
另一编	168
是“原则之争”还是“中西之争”	
——评《历史语言学研究不是奥林匹克竞赛》	168
何为铁证——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真伪之我见	183
“商徵响高，宫羽声下”解	191
一种“音义合并”	195
“野马”音义考	206
从汉越语看中古汉语梗摄有舌面音韵尾之可能性	218
驻马店方言的变调和古入声的分派	226
李方桂学术年谱	236
十年来孔子学院的布局及其相关性报告	252
谈汉语自信	267
后 记	281

第一章 唐代之前的皖南方音概况

第一节 皖南早期的历史

皖南居安徽省长江南岸、黄山两麓，新安江、青弋江携黄山泉脉，分别注入钱塘江和长江。黄山、九华山等名胜历来美名远播，迁客骚人、显官时俊多来此留迹，风景秀丽，人文繁盛。这里曾经是最早的人类发祥地之一。1984年，在繁昌县城西南约10千米的孙村的山坡上发现一处古猿活动的洞穴遗址（即人字洞遗址）。在遗址中发现了石制品、骨制品共100多件，其石制品的打制方式是原始的锤击法。有些骨器和不同质料的石器相伴出现，表明这里的猿人制作工具的材料已经多样化。洞穴中还发现了75种脊椎动物化石，两段灵长类动物上颌骨、一个比较完整的下颌骨、一段幼年个体下颌骨。经鉴定，人字洞遗址的年代为距今240万—200万年。^[1]这个年代是什么概念呢？通过比较我们就可以有时空印象：在发现人字洞遗址之前，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是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10万年，而举世瞩目的北京猿人距今不过77万年。^[2]据称，皖南水阳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25处，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距今80万—10万年，延续60多万年。宣城孙埠遗址距今6500—5000年，歙县下冯塘遗址距今5000—4000年。这些遗址的发现，说明

[1] 参见袁行霈、陈进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本卷主编郭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25页。据马利清：《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人字洞的年代为距今256万—200万年。

[2] 参见马利清：《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8，84页。

皖南这块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人类，并且延续了很长时间。土墩墓是吴越文化的常见形式，在皖南全境几乎都有发现，如屯溪、郎溪、芜湖、繁昌、南陵、青阳等。屯溪的土墩墓中发掘出的兵器具有典型的吴越兵器风格。

皖南指安徽南部，但是皖、安、徽本来都只是安徽省的局部地名。其中，皖这个名称来历最早，上古时期只指潜山附近。据说皋陶后裔在此创立方国，后代继有王族被分封到此，均称皖国。安徽简称皖来源于此。但古代的皖国实际上没有今天的安徽地域那么大（陆勤毅 2011，1-2）。安徽在历史上很少以一个整体的区域被看待，直到清朝初期设立江南西路，后改设安徽省，才在中国腹地出现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安徽。安徽省的名称是取安庆、徽州这两个省内主要政治、经济代表性城市各一字联合而成。因为当时徽州是经济中心，安庆是治所驻地。

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在夏商周时代都是夷族。其中江北地区属于东夷的一支淮夷。淮夷跟山东、江苏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密切关系，与中原腹地的华夏部族有区别，但有频繁的交流。三代以后就跟华夏融为一体了。长江以南地区则属于蛮夷，跟苏南、浙江一样，是百越的一部分。而古越族与古夷人有不同的来源和文化。所以，大概在可以上溯的历史时间内，安徽中北部和安徽南部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根据有关史料，夏王朝就有征伐淮夷的记录，那么，至少这个时间之后，安徽的江淮以北地区就是夷人的领地。而安徽的江南部分地区，即俗称的皖南，从考古发掘看，其早期的墓葬形式主要是越族的；秦朝时又由越族腹地征发居民到这里，至少在三国时期还是山越的地盘。所以，在文化上皖南和安徽中北部地区是长期有差异的。

安徽长江两岸仅仅隔着一长江，文化应该有很大的同一性。虽然古代的交通工具不发达，长江天险又难以逾越，但是，古代人类的活动可能并不会过多地受山水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史前时期长江南北的文化差异可能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巨大。但是，从我们看到的古人遗迹来看，长江以北地区确实跟中原接近一些，江南地区则疏远一些。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从北方、东方来的淮夷驱赶了当地居民的缘故。江北的文化，传说时代的大禹跟涂山氏女结为佳偶，生下了我们民族历史上第一位君主启；涂山氏女作我们民族历史上第一首诗歌“候人兮猗”；《史记》《竹书纪年》和甲骨卜辞上都记载过中原君主攻打淮夷的事。（参见陆勤毅 2011，6；唐先田、陈友冰 2013，3；何光岳 1986）这些都说明，淮夷生活的江淮地区有史以来都存在着一种至少在文化上可以与中原王朝抗衡的势力。反观江南，现有的发掘

资料似乎都证明其文化与江浙趋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南陵、铜陵、枞阳等地先后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多处铜矿遗址。繁昌、铜陵还发现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的矿渣,说明当时皖南已经成为了青铜器的产地。据专家分析,对颖上郑小庄出土的晚商青铜器微量元素分析发现,其所用的铜料可能来自铜陵。有人推测,商周屡次对淮夷用兵,其用意或许就在占有铜陵的金属矿产。从安徽已经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的分布来看,不仅北部的含山有青铜器发现,江南的铜陵、马鞍山、宣城也有发现,而且其风格跟中原商代青铜器有相同点。这些事实证明,在商周时期,中原王朝已经能够有效控制皖南一代地区了。但是,江南地区的文化还很落后,跟江北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春秋时期的管子出生于阜阳的颍上。辅助齐桓公称霸,留有《管子》。其文治武功为后世称道。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淮南子》,其治所在今寿县,都属于皖北。而皖南同时期则文化不昌。

春秋战国时期,皖南属于“吴头楚尾”,慑于大国之间,没有独立的力量。以金属冶炼和制作闻名。屈原有句:“操吴戈兮披犀甲”,说明吴地生产的戈等武器应该还是比较著名的。汉代的有关记载还说宣城等地人民遵守的是“越俗”,他们“不好学,嫁娶礼俗衰于中国”。后汉丹阳太守、山东人刘忠感慨于此,于是“乃起兴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后汉书·刘忠传》)。汉代丹阳郡治所在宣城,管辖地区包括宣城、徽州,即我们所说的皖南地区。但是,一地的习俗非一人之力能够改变。两汉之际,皖南还是有很多越族遗民聚众山林,号称山越。他们具有很大的势力,有时甚至对官府形成威胁。《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169年)九月,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到了三国时期,山越与东吴互有征讨,东吴统治者曾多次派兵降服。后来孙权派诸葛恪对山越恩威并施,终于降服了山越。

以上有史书记载,有传说,有考古,可以说信息渠道不一,信息量却并不为小。但是我们了解三国以前皖南的语言状况却没有直接的材料。不过,根据以上大致可以对皖南史前的语言做个推测:地处皖南黄山南北的徽州、宣城地区,在早期跟吴越属于同一个文化区域,应该具有相同的语言背景,但是吴越语言跟中原语言的具体差异,跟与之相处为邻的九夷部落的语言差异,也不得而知。夏商周三代,跟中原有一定程度的接触,但是接触的水平不得而知。在随后的时间里,皖南跟中原的接触越来越多,这一定会在语言上表现出来。从后来基本上看不出非汉语的痕迹的皖南方言来看,皖南早期跟中原汉语的接触应该在秦汉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

在文学上、文化教育上，还没有表现出来。这种局面到了六朝时期，才有了改观。

第二节 周兴嗣与六朝皖南方音

周兴嗣，469(?)—521年，字思纂，郡望陈郡项（今河南省沈丘县）。生年不详，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世居姑熟（今安徽当涂），博学善属文。其所著《千字文》原名《次韵王羲之书千文》。据说是奉梁武帝萧衍之命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集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然后纂集成韵语。但是“次韵”一般理解，应该是前已有韵文，周兴嗣按韵脚填词而已。这样的话，其韵脚反映的就不是周兴嗣本人的方言，而是那个始创者的方言。“次韵王羲之”，就有可能反映王羲之的方言。但是，“次韵”还有另外的解释：一是先给出韵脚字，然后大家顺序为文；二是编次。按照目前的资料，很难确证哪种解释最为合理。应该说按照一般的说法比较合理，即事先有人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集一千字，然后由周兴嗣组成文章。周兴嗣从王羲之那里所依据的，主要是书法形体，而不是韵脚。

萧衍的原意是为了做成韵语，以便供其子弟读书之用，但是客观上成为了影响我国童蒙教育一千多年的经典。我们根据启功先生（1988）的考证，对流行的《千字文》版本进行了对比，在几个地方进行了订正：

（1）“律吕调阳”，“吕”，怀素小草书写本作“召”，《吕览》卜七“以阳召阳，以阴召阴”。“召”是动词，与上文“闰馀成岁”之“馀”正对，“吕”则名词，与“律”是并列关系。“召”是。（启功 1988，87）

（2）“推位让国”，“让”本又作“逊”，是避讳改。“周发殷汤”，“殷”本又作“商”，同上。此外还有：“鸣凤在树”，“树”本又作“竹”；“女慕贞洁”，“贞”本又作“清”；“籍甚无竞”，“竞”本又作“馨”，“桓公匡合”，“桓”、“匡”本又作“齐”、“辅”；又有“桓”作“泰”，“紈”作“团”，“丸”作“弹”，“朗”作“晃”，皆误。（启功 1988，87）

（3）“杜稿钟隶”，“稿”本又作“藁”。

（4）“弦歌酒宴”，“宴”本又作“燕”。

（5）流行本还有一些常见的错误，比如，“磻溪伊尹”，“磻”误为“蟠”；“林

皋幸即”，“皋”误为“皐”；“布射僚丸”，“僚”误为“辽”；“嵇琴阮啸”，“啸”误为“箫”。

周兴嗣青年时代就到了建康（今南京）游学，其创作语音应该不全是当涂乡音。但是我们本没想到能从周兴嗣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其方音的全部资料，只要有一些特征就足够了。

《千字文》整体以叙述历史为主，也有议论说教的。例如：“孤陋寡闻，愚蒙等诮。”最后一句是讲虚词的：“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指出“焉哉乎也”几个词是语助词。虽然没有讲解虚词的用法，但是认定为语助词，就是具备了词汇分类的观念。

《千字文》共一千字，除了讲虚词的最后一句外，每句押韵，共得 124 韵脚字。用韵情况如下：

（1）阳唐韵，共 25+15 字：

唐开一，4 字：藏岡唐汤 2 字：糠康

唐合一，3 字：荒光皇 2 字：煌惶

阳开三，15 字：张阳霜薑翔裳章羌场常伤良长量羊

10 字：箱墙肠粮床觞尝详凉骧

阳合三，3 字：王方忘 2 字：房亡

（2）支韵，共 11 字：

支开三，8 字：卑仪儿枝离疲移糜

支合三，3 字：随规亏

（3）庚清韵，共 30+15 字：

庚开二，2 字：笙衡

庚合二，1 字：横

庚开三，6 字：京惊明英卿兵

映开三，6 字：庆竞敬命映竟

映合三，1 字：咏

耕开二，1 字：盟

清开三，6 字：楹纓轻精并诚

劲开三，6 字：圣正清盛令政

清合三，2 字：营倾

青开四，12字：泾灵星经铭丁宁刑青亭庭冥

径开四，2字：听定

(4) 职韵，10字：

职开三，9字：穉稷直敕色植极即逼陟

(5) 萧宵韵，7+10字：

萧开四，3字：寥条凋

啸开四，3字：箫钓眺

宵开三，4字：遥招摇霄

笑开三，7字：妙笑曜照劬庙谄

由于只有八个韵段，无法得到音系的全貌，所以我们以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南北朝部分的音系来对照。《千字文》是由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组成的，韵脚当然也不重复。所以，传统的系联法就派不上用场了。因此，对照同时期的其他音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阳唐两韵自古同用，南北朝亦然。

阳唐韵出现了两个韵段，都是平声。阳韵与唐韵没有出现规律性的分离，几乎都是交叉出现，很难分离。如：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唐）。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阳）。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唐）。

闰馀成岁，律吕调阳（阳）。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阳）。

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唐）。

如上阳、唐交替出现，是一个韵部无疑。以下我们分析韵部也都照顾到是否交替。

(2) 支韵出现了11次，全部局限于支韵，不涉及其他。上古属于支部的“佳蛙”等，南北朝时已经转入了泰部。所以，支韵独用。没有跟脂、之、微部有交替。

(3) 庚清部出现了两个韵段，第一个韵段居然连续用了30个韵脚，全用平声；第二个韵段也有15个韵脚，全用去声。从韵脚字的出现顺序看，应该没有独用的倾向。耕庚清青合流了。王力（2008，125-126）也认为四韵系可以押韵。请看：

景行维贤，克念作聖（劲）。

德建名立，形端表正（劲）。

空谷传声，虚堂习聽（径）。

祸因恶积，福缘善庆（映）。

王力发现，青韵独用的有：谢庄（河南）、王俭（山东）、何逊（山东）、徐陵（山东）、庾信（南阳）、王褒（山东）。这几个人的籍贯都在北方。但是，他们的籍贯都是北来之前的，其实际出生地，谢庄出生于建康（今南京），其父谢密，南朝宋大臣；王俭、王褒都是王导的后人，何逊是何承天的曾孙；徐陵的父亲徐摛已是南朝文士，庾信与父亲庾肩吾同是南朝文学家，后仕北魏。这几个人都出生在南朝，其方言基础应该是南朝的。他们的诗歌用韵中有青韵独立的倾向，则是南朝建康方言的特点。但是在周兴嗣的《千字文》中没有体现。

上引四句里，除了“聖”之外，其余三字都有平声又读。“聽”应该是读平声。

（4）职部是唯一的一个人声韵段，10个韵脚字全部来自《广韵》职韵，独立为一韵无疑。

（5）萧宵韵有两个韵段，共17字，但是只出现了宵、萧两个韵系的字，而没有肴豪韵的字杂入，可能是分用。王力把南北朝诗歌用韵分为三期，认为从第二期开始，萧宵不与肴豪混。（王力2000，4）周兴嗣卒于521年，与沈约（卒于513）、江淹（卒于505）大致同时，可以互相印证。

《千字文》除了一个韵段押职韵之外，其余的都押平声或去声。其中，平声韵段5个，去声韵段2个，入声韵段1个。没有上声韵段。有几个字的声调在平去之间，可能要做些说明。

第一个是“庆”字，它在汉代之前是平声字，现在已经归为去声。按照段玉裁、王力的说法，去声在先秦未有，产生于魏晋。那么，到南朝时，去声刚刚产生不久。这个“庆”字在汉代总是跟平声字押韵的，现在跟“聖正聽”押韵。由于“正聽”也有平声的又读，所以让人怀疑是不是平声转入去声的过程，还没有结束。检查一下，发现《千字文》平声韵段里有去声字，去声韵段里也有平声字。

平声韵段里的去声字有“忘并”。“知过必改，得能莫忘”里的“忘”，《说文》“忘，不识也。从心从亡，亡亦声。武方切。”“忘”，《广韵》有去声漾韵巫放切，注：“遗忘，又音亡。”但平声阳韵“亡”小韵无“忘”字。《集韵》平声阳韵有

“忘”，武方切。平去声意思是一样的。“九州禹迹，百郡秦并”里“并”，有《广韵》清韵府盈切，注：“合也。”又有劲韵界政切，注：“专也。”显然在《广韵》里，“并”的合并义还是平声。可能在从平声到去声的转移运动，是一个过程。“并忘”在当时还没有转移到平声里。

那么，去声韵段里有平声字“聽”是怎么回事呢？《说文》：“聽，聆也。从耳，壬声。他定切。”本是去声，但是这个意义上，今天已经读为平声。《广韵》有他丁、他定二切，都有“聆”的意思。所以，“空谷传声，虚堂习聽”之“聽”当时读去声。平声的读音是后来产生的。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去声韵段的情况，看看能不能通过考察对去声产生时期的状况有个了解。我们把仅有的两个去声韵段的字开列如下：

(1) 庚清韵，15字。

映开三，6字：庆竞敬命映竟

映合三，1字：咏

劲开三，6字：圣正清盛令政

径开四，2字：聽定

(2) 萧宵韵，10字。

啸开四，3字：啸钓眺

笑开三，7字：妙笑曜照劭庙谯

庚清韵去声韵段里，“庆竞敬命竟咏正盛令政聽定”共12字，都可以在王力《古无去声例证》（2000，300-303）里找到论证，王力先生的结论是，这些字在魏晋以前都是平声字。另有一个“圣（聖）”字，何九盈先生在《古无去声补证》（2002，194）里证明，魏晋之前是平声字。只有“映清”二字未被证明。《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辰省。”“清”与上声“省”押韵。

萧宵韵去声韵段里，王力（2000，295-296）认为“笑”在魏晋之前是平声，“啸庙照”魏晋之前是上声，“曜”魏晋之前是入声。何九盈（2002，190）认为，“妙”属于上声。这样，这个韵段只有“劭谯钓眺”四字没有证明。

从两个去声韵段的整体来看，两个韵段一共25个韵脚字，基本上都是去声字，不杂平声、上声字。应该说，去声已经独立了。至于为什么这些字正巧都是魏晋之前的平声字，真是个难解的命题。韵部方面，阳唐韵同用，支韵独用，职韵独用，

庚耕清青同用，萧宵同用但不跟着豪同用。

按照段玉裁、王力之说，汉语的去声调产生于魏晋（220—420）。到了周兴嗣（469—521）已经过了两百多年，但是声调的事实才刚刚被世人发现。发现声调的最早应该归周颙，他约473年前后在世。沈约（441—513）继其后推行以声调应用于文学创作。但是当时并不为所有时人接受。周舍（469—524）是周颙的儿子。他在南朝梁为官时，沈约“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梁书·沈约传》）。周舍跟梁武帝的对话，代表了当时对于四声的一般看法。有人以为“发明四声”是揭明了有史以来的大秘密，有人则不以为然。周舍是周颙的儿子，当然是前一派；梁武帝对四声“雅不好焉”，“竟不遵用”，显然就是后者的代表。周兴嗣作《千字文》正是遵梁武帝之命，其对四声未必津津乐道。要之，之所以有人赞成四声，有人不以为然，恐怕当时的汉语各地方言的声调也必如今日之奇异，未必都是四声。而当时通语之四声，也未必如当时通语之声韵那样为学者所重视。所以，如果说去声虽然起于魏晋，而六朝时期有人不知四声，未必是天方夜谭。

对于周兴嗣而言，知不知四声是一回事，知道而用不用是另一回事，用之而是依据通语还是其方言则又是一回事了。

去声的遗迹在《广韵》里的表现，就是又音。《广韵》之又音，有可能保存古今南北，所以，《广韵》平、去两读的字，未必不是当时平去尚未分清楚的一种表现。

（注：本节主要内容曾同题发表在《竺家宁先生七十寿庆论文集》。）

参考文献

- [1] 郭因：《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 [2] 何光岳：《淮夷史考》，《安徽史学》1986年第2期。
- [3] 何九盈：《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 [4] 马利清：《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5] 启功：《说〈千字文〉》，《文物》1988年第7期。

[6] 沈葵主编：《安徽历史》，陆勤毅主编《〈安徽文化精要〉丛书》，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

[7] 王力：《汉语语音史》，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

[8] 王力：《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9]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二章 唐五代皖南方音

唐五代时期的皖南应该已经有自己的方言了，而且当时的皖南方言与通语的差距应该很大，但是由于资料匮乏，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南北朝时候，宣城等地区是南朝统治的中心地区之一，其方言可能会受到通语的很大影响，或许跟通语有很多同质因素，但应该有地方特色。进入隋唐，皖南与内地的语言融合进一步加剧。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在此游历，并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赠汪伦》等，最后竟然殒身在皖南。诗人白居易也曾留下名句，宣城的很多地方还有他的遗迹。到了唐末，黄巢起义通过另一种方式加剧了皖南与内地的交流。由于不堪长期的兵荒马乱，很多中原人士为了躲避战乱，举家迁居到皖南。这些人的到来可能改变了当地的方言面貌。

唐五代时期，分别地处黄山南北的徽州、宣城两地的文化活动不太均衡。黄山以北的宣城、池州地区，其文学艺术水平远远高于黄山以南的徽州地区。据统计，唐五代皖南诗人的数量、诗歌作品的数量，宣城都远远多于徽州。^[1] 根据诗歌押韵来探究唐五代时期的皖南方音特点，在近近年来有一些成果。虽然大家遵用的标准、使用的方法略有不同，但是大家从材料出发，对诗韵的整理基本是严格的，不同一般仅仅表现在解释上。我们主要根据以下作品：顾黔《杜荀鹤诗用韵考》（1990）、吕玲娣《张乔诗歌用韵考》（2004）、钱芳《唐代池州文人诗文用韵特征》（2006）、夏才发《唐五代皖南文人用韵特点》（2007）、刘媛媛《刘长卿诗用韵考》（2003）、

[1] 夏才发（2007）统计的相当于今宣城的八县宣城、当涂、泾县、广德、南陵、太平、宁国、旌德，《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全唐诗补编》共收录诗人12人，诗作764首。相当于今徽州的歙州六县歙县、休宁、黟县、绩溪、婺源、祁门，共收录有诗人8人，诗作仅16首。

孟爱华《刘长卿诗歌用韵考》(2010)。

下面我们对这六家的研究做一下梳理,顺序是从个人到地区,从小到大。这样便于我们从具体到一般地认识皖南方音的面貌。

第一节 杜荀鹤诗用韵

杜荀鹤是晚唐时期贵池石埭(今安徽石台县)人,字彦之,号九华先生,是杜牧的庶子。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家乡。(顾黔 1990, 76)其诗收录于《全唐诗》《四库全书》《贵池先哲遗书》《唐四名家集》。共存 326 首,基本上全是格律诗。但是,“通过对杜荀鹤诗用韵的考察,我们认为,近体诗韵有其特色,对研究汉语语音史和诗律学有重要价值”(顾黔 1990, 79)。

经过系联归纳(顾黔 1990, 79),得杜荀鹤诗用韵十四韵部:歌戈部、家麻部、哈灰部、支微部、模鱼部、侯尤部、豪宵部、侵针部、真文部、庚青部、蒸登部、寒山部、唐阳部、东钟部。下面我们对这 14 个韵部做一个讨论。

一、杜荀鹤诗用韵的讨论

第一个问题,歌戈部、家麻部之间都有关涉。两韵互相用对方的字借韵

①《将入关安陆遇兵寇》押“家多戈和何”。后四句韵歌戈,第一句借韵家麻部。

②《题衡阳隐士山居》押“何赊花茶家”,后四句韵家麻,第一句借韵歌戈部。

③《送僧归国清寺》押“涯赊斜沙花”,后四句韵家麻,第一句借韵哈灰部。

④《秋日卧病》押“何涯家沙斜”,后三句韵家麻,第一句借韵歌戈部,第二句出韵哈灰部。

这里先要说说“涯”字。我们讨论的六家中,有五家都关注到了这个字。这个字有佳韵五佳切、支韵鱼羈切两个音。在杜荀鹤这里押入麻韵,不仅皖南,关中文人用韵也有这种情况。褚泰松(2002)发现,在唐五代关中地区文人用韵中,“‘涯’